



第89期
1 - 2 - 1979

人民論壇

PARTAI RAKYAT NEGERI SINGAPURA 31, Lorong 32,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1. Tel: 49-4006.

新加坡人民黨機關報

油印版

M.C. (P) 1735

共八版

每份一角

不要總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裏。不要總是認為自己才行，別人什麼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

毛澤東

再 論

关于「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

答 社陣中央委員會

社會主義陣線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答人民黨中委會的公開文章」一文，我們已經拜讀了。我們認為，該文所涉及的問題，有一些是關係到馬來亞（包括新加坡）革命的方針、路線的重大問題，有一些則是枝節的問題；然而，那些枝節問題却被社陣領導層看成是重大問題。在社陣中委會的文章中，對我黨以及反對社陣領導提出的所謂「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口號問題的革命同志，進行了毫無道理的攻擊。對於「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口號的錯誤，我黨機關報已發表多篇文章加以批判，社陣領導迄今只能採取迴避問題的手法進行詭辯，拿不出半點道理來。現在，我們在此重申我們對「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問題的看法並答覆社陣領導在這個問題對我黨的攻擊。

第一，我們要指出的是，「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是重要的、迫切的」這一路綫，是社陣主席李紹祖同志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廿日正式提出的。他為此在社陣（黨訊）上發表了「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長文。他在文章中向全體社陣黨員號召道：「把爭取重歸統一的鬥爭作為黨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以爭取重歸統一作為我們群眾鬥爭口號的不變與中心的主題……」

請問李紹祖同志，你做出這個決定是什麼時候？社陣的最高決策機構——黨員代表大會又是什麼時候召開的？需要我們在這裡提醒一下吧：

你提出「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為當前主要任務是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廿日，而社陣的第三屆黨員代表大會則是在十月五日召開的。你公開提出那麼一個關係左翼鬥爭的方針、路線的口號的時候，有徵得黨員代表大會的同意嗎？有在黨代表大會上討論過嗎？如果李紹祖同志認為可以不經過過自己的黨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就可以先發表一整套方針、路線，那麼，李紹祖同志豈不是認為自己是駕凌於社陣的黨員

代表大會之上嗎？至於徵求社陣以外同志的意見，李紹祖同志認為這是「多此一舉」，這更是不在話下了。

第二，作為一個關係整個馬來亞人民革命鬥爭實踐問題的重大鬥爭口號——「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社陣領導在公開提出這個口號之前，有同馬來亞的左翼組織與團體協商，以期達成統一思想、統一政策嗎？還是認為這是不必要的、唯社陣「獨尊」呢？請社陣領導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第三，社陣作為一個群眾的政治鬥爭的團體，它有權做這個決定或那個決定，但是，我們要問的是：社陣的主席有權在方針、路線問題上，在關係到整個馬來亞革命鬥爭實踐的問題上，不經自己黨員代表大會的同意（後來甚至恣意這個「統一」的口號如不被社陣代表大會接受則中委會將集體辭職不經過同其他左翼革命組織的協商就發表出去嗎？我們對這種做法表示反對，難道算是干涉社陣的內部事務嗎？難道你們可以提出錯誤的方針、路線，而我們却不能起來反對嗎？

第四，社陣中央的文章說，社陣是有準備同人民黨協商的。事實又是怎樣的呢？事實是：李紹祖同志是在六月廿日正式以黨主席名譽在社陣（黨訊）上發表了「馬來亞重歸統一」這篇文章，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一整套「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方針、路線的。在這之前根本就沒有同我黨協商關於「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口號這回事。直到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九日我們才收到社陣在同年八月廿五日致給我黨主席、秘書的信，信中建議兩黨進行討論「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問題及其他問題（見附錄）。這就是你們所說得事先協商嗎？

如果社陣要在黨內開展什麼符合黨章、符合人民利益的活動，我們當然不能要求社陣同其他左翼單位協商。然而，誰都知道，「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這個問題，不是社陣—

（轉入第二版）

按目第一版)

戰之事，不僅僅是社陣的內部事務，而是全馬來亞（包括星加坡）革命陣營的事，也是我們鬥爭的方針、路線的問題，怎麼能不經過革命陣營的充分協商、充分討論就提出來並加以貫徹呢？

第五，正當領導馬來亞革命鬥爭的馬來亞共產黨正領導着革命人民、民族解放軍勝利地推展革命武裝鬥爭，提出馬來亞人民當前的鬥爭任務是：「團結起來，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從各方面加強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向敵人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為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集團，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而奮鬥到底」（見一九六八年六月廿日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聲明）。社陣主席李紹祖同志則另提出馬來亞群眾鬥爭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這說明了什麼問題？這使我們想起了李紹祖同志在過去曾提出的一個說法「社陣是馬來亞「非武裝鬥爭的領導」，而馬來亞共產黨則是武裝鬥爭的領導」，這不是公開要同馬來亞共產黨平起平坐？把革命領導權拿來「二一添作五，你一半我一半」嗎？今天，李紹祖同志雖然已經收回了他一套說法（但他並沒有認真承認錯誤，把提出「非武裝鬥爭的領導」說成是「左」傾思想造成的，那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無法含糊過關的。）現今，他又提出「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是我們當前主要的、迫切的任務」的口號，這是不是又要造成一種事實——即社陣是「公開」左翼在敵佔區的領導的事實呢？我們正要向李紹祖同志請教這個問題。

第六，社陣中央表示同意我們的看法：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這是一個關係革命路線的問題。這很好。我們怕得就是社陣領導同志不同意這一點，然而，同意之後又怎樣辦呢？社陣中央的文章指示：「我們黨（指社陣）認為馬來亞人民的革命路線已經非常明確了，那就是：動員廣大的人民群眾，展開群眾鬥爭（主要是武裝鬥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

這話說得非常正確！然而，這裏面有一點兒先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意味嗎？完全沒有！如果社陣領導同志今天願意撤消以「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為當前主要任務的錯誤決定，取消這個所謂「先爭取統一，然後爭取獨立、民主」的錯誤方針、路線，而只承認上述革命路線為唯一正確的鬥爭路線，並動員全黨根據敵佔區的具體情況，開展群眾鬥爭，那是為時未晚的社陣領導同志你們願意這樣做嗎？既然你們已經承認了「動員廣大的人民群眾，展開群眾鬥爭（主要是武裝鬥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是正確的革命路線，那麼，你們的「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路線又是什麼路線呢？難道也是正確的革命路線嗎？前一條路線明確指出奪取政權的問題，而你們今天所堅持的路線却是撇開政權問題，爭取星加坡與馬來半島在地理上的「統一」！這是兩條路線，要麼執行你們那條錯誤的路線，要麼執行前一條革命路線，二者必居其一！

第七，「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編輯部的重要文章「以新的勝利迎接一九七〇年」（元旦廣播），提出了馬來亞各族人民當前的緊迫任務是什麼？是爭取星島與馬來半島的重歸「統一」嗎？不是！完全不是！馬來亞各族人民當前的緊迫任務是：「行動起來，以各種形式反對敵人的民族壓迫政策，為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權益而鬥爭；武裝起來，進一步開展人民戰爭」各民族人民的基本任務又是什麼呢？「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編輯部文章明確指出：「團結起來，為

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官僚資本主義，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鬥爭。」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各族工人、農業工人、農民必須組織起來，並且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沿着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奮勇前進！」

非常清楚，作為組織和教育群眾進行政治鬥爭的左翼黨團，必須服從和執行這個號召，必須根據敵佔區的形勢，群眾的要求和願望，組織和動員群眾，「以各種形式反對敵人的民族壓迫政策」，保護群眾的「切身利益和權益」，並通過各種形式宣傳「槍杆子里面出政權」的真理，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組織群眾「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官僚資本主義，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鬥爭。」絕不是號召群眾去爭取不是人民政權的「統一」，「然後更進一步的達到獨立和民主」。因為這樣號召群眾爭取「統一」的結果，必然會轉移群眾對奪取政權的認識和實踐，必然會阻礙馬來亞共產黨號召人民群眾「組織起來，並且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沿着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奮勇前進！」這也就是說，以爭取所謂「馬來亞重歸統一」為群眾鬥爭的「迫切任務」，根本就不配合（即使是間接配合）馬來亞共產黨的革命武裝鬥爭的開展；這難道是社陣領導一再強調的「社陣的合法地位」、「社陣所扮演的角色」的真正意圖嗎？請社陣領導正面回答我們這個問題吧！

馬來亞共產黨既然已經明確地為我們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革命者和各族人民提出了鬥爭的方針、路線和任務。這一方針、路線與任務是向全馬來亞人民提出的，是馬來亞各族人民和革命者都應該而且必須執行的。今天，人們密切關注的是：社陣領導是否繼續堅持他們那一套錯誤的方針、政策與路線？是不是社陣領導認為馬來亞共產黨所提出的方針、路線和任務不適合他們的「具體情況」，不能接受呢？請社陣領導明確的回答這個問題吧！

第八，我們認為，社陣領導提出的「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是當前主要迫切任務，這一方針、路線，其要害問題是：到底是人民先取得政權，以實現真統一；還是先爭取「統一」（這是假「統一」）作為「革命實踐第一步」，然後才取得政權，進一步達到馬來亞的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這才是真正的統一）。我們一直希望社陣領導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明確回答這個問題！不要迴避！不要蒙混過關！

真正的統一可以在人民取得政權之前實現嗎？如果是不是說在拉赫曼—拉查克和李光耀反政權下，有可能實現真正的統一呢？如果真統一要在人民取得政權之後才能實現，那麼，這就是人民民主政權是真統一的前提了。這樣一來，我們應當突出的是政權問題而不是爭取統一的問題，對不對呢？政權問題是主，統一問題比起政權問題來是次，我們要先抓主要還是先抓次要呢？政權問題是本，統一問題比起政權問題來是末，把統一問題放在首位那豈不是本末倒置嗎？還有，你們在「馬來亞重歸統一」一文中，正是把「統一」說成那麼重要，什麼「促進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給自足的民族經濟」，什麼「對這些人民（按：指所謂「非公民」）來說，重歸統一就意味着生活上出現新的機會」，什麼「加強和提高民族解放鬥爭」等等，這到底是不是指人民政權之前的假「統一」？所有這些問題，我們也要求社陣領導同志正面回答，不要迴避！不要蒙混過關！

我們在這篇文章中針對「統一」問題對社陣中央的文章進行了必要的剖析、反駁和質問。其他問題，我們打算在另外的文章中分別予以回答和批駁。（至於林清祥事件，我們將在調查清楚後，闡明態度。我們同任何叛徒從來就是勢不兩立的！）

（轉入第三版）

(接目第卅版)

我們奉勸社陣領導必須迅速重新檢討你們所提出的「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錯誤方針、路線，及時加以糾正。

至於我們稱社陣為星島社會主義陣綫，我們認為並沒有錯。社陣本來的名稱就是「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社陣成立迄今，也未聞有過修改黨章，把原名改稱為「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若因為我們稱社陣為星島社陣，就反指我們要「爭取星加坡完整獨立」，這是無空污蔑，信口雌黃，造謠誑。甚至企圖製造印象，我們不要馬來亞的真正統一，「又要盡手段反對別人爭取祖國統一」！至於把我們同陳辛一伙拉在一起，那只能顯示社陣領導在理屈詞窮的情況下，慣於耍弄套高帽、強詞奪理的花招吧了！「真理是在何處誤作鬥爭中

間發展起來的」我們謹此奉勸社陣領導在這場大辯論中應採取君子風度，有錯必改的態度，以免深陷爛泥，不能自拔！

我們謹此呼吁，全馬來亞革命者和革命人民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緊密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奮勇前進吧！

新加坡人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 發

附錄：

我黨與社陣中央來往信件

編者按語：

我黨接到了社陣九月卅日的來信。信中仍對我黨提出的問題不作答覆，惟表示「擬在我們兩黨會談中」「進行談商」；可是，在這之前，在八月十七日，社陣主席在社陣中支聯系會議上對「關於統一問題和黨員代表大會問題」作了講話（刊登在九月廿日出版的社陣第廿六期黨訊上）：

一、強調「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是（社陣第三屆代表大會）報告書的主要內容，如果，黨員代表大會（十月五日召開）否決了中委會一致同意的政治報告書，那就是推翻了黨（社陣）中委會的決定，其結果就是黨（社陣）中委會不得不辭職，在這樣的情況下，黨（社陣）就會面對一個黨內危機」；

二、強調「把統一問題暫擱下來」，「從哪一方面來看，都是行不通的」；

三、把不同意社陣領導所提出的「爭取重歸統一」的人，分為四類；

四、強調敵人企圖利用統一問題製造混亂，分裂社陣；

五、「統一問題，是關係到黨（社陣）的基本原則、立場的問題，是「正確的」、社陣代表大會除了「通過」，沒有「別的途徑」了；

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重歸統一」口號正式「被納入社陣第三屆代表大會的（報告書）中。」（正如我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的文件所指出那樣。）

基於這種情況，我黨對社陣九月卅日的來函，未給予答覆；而雙方的「協商會議」迄今也沒有舉行。

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社陣第三屆代表大會之後，社陣領導在貫徹「統一」問題的種種表現，相信左翼的各個兄弟組織，都有目共睹。這里不用多談了。

以上謹作為我黨在接到社陣一九六九年九月卅日來信後，所以沒有回覆的說明。

社陣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五日函

新加坡人民黨

親愛的主席／秘書同志：

你們都好！

近來，我黨基於一貫的政治立場和原則對於爭取馬來亞統一問題、政治被扣者之「六個條件」和「出國」等問題，提出了我黨的態度和看法。為了對上述諸問題進行較廣泛的討論，加強左翼的戰鬥團結，我黨中委會希望同所有左翼政黨、工會和文化藝術團體分別討論。

茲特函希望貴黨響應我黨的熱情邀請，以共同討論有關之問題。如蒙應諾，則萬分感激。

此致

社會主義敬禮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

中央執行委員會謹啓

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五日

(轉入第卅版)

(接自第三版)

我黨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函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中央執行委員會

親愛的主席／秘書同志：

你們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五日的來信，我黨副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九日已收到了。

當我們接到來信時感到非常驚奇。事實上信上所提出的問題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了，你黨對這些問題也作出了決定，而你們却遲至今日才提出要我黨進行共同討論。儘管事實是如此，但為了方便研究你們來信中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希望你們對下列各項問題作澄清：

(甲) 關於“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問題

(一) 據我黨所得到的可靠消息，你黨對這個問題已肯定最後和堅決的態度了。

(二) 你黨主席向閣下支部發出恫言，假如黨主席提呈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書〕不被支部所接納，全體中央委員將採取集體辭職行動。

對上述問題，請你們作澄清可以嗎？

(乙) 關於“六個條件”和“出國”問題

我黨從政治被扣者的家屬／妻子／愛人當中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瞭解。我們調查的結果是

(一) 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初、中旬期間，你黨主席曾親自到×位政治被扣者的家屬／妻子／愛人家中訪問。

(二) 你黨主席親自通知×位被扣者的家屬／妻子／愛人，你們黨中委會對於政治被扣者接受出獄的“六個條件”或“出國”(如赴英國或中國)問題，經過兩個月的研究後，認為政治被扣者接受其中的一種形式出獄是沒有什麼錯誤的。

(三) 你們黨中委會認為：你黨無法協助政治被扣者的安全出獄。

(四) 假如行動黨集團提出出獄的六個條件給政治者，他們可以接受這六個條件或選擇出國(如赴英國或中國)

(五) 你黨主席已要求政治被扣者家屬／妻子／愛人通知在漳宜×××和‘×’座監牢的政治被扣者關於上述二、三、四這幾項問題。

(六) 你黨主席亦告知政治被扣者家屬／妻子／愛人已將有關二和三項問題內容傳達給漳宜×××座監牢內的政治被扣者，他們也已接受“六個條件”了。

對於上述問題，你們是否可以進一步證實嗎？

在接到你們的覆信後，我們將和你們繼續聯繫。

新加坡人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

社陣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函

新加坡人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親愛的主席／秘書同志：

你們好！

貴黨本月四日的來函，我們黨經於同日中午接到。我們非常驚奇地得悉貴黨來函之內容。

但是，盡管情況怎樣，我們黨仍舊懇切地希望同貴黨共同協商、討論我們黨於八月廿五日致給貴黨函中所提及的我們黨已經提出了看法和態度的各項問題，以達致我們兩黨和整個左翼的革命大團結！

此致

社會主義敬禮！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

中央執行委員會 謹啓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

我黨一九六九年九月廿四日函

致：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中央執行委員會

親愛的主席／秘書同志：

我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廿日接到你們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的來信。

我們感到萬分遺憾並密切關注：我黨中委曾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致給你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信中所提出的有關問題，在你們的來信中並沒有對這些問題給予任何證實或否認或對有關事實作解釋。

(轉入第五版)

(接目第4版)

在你們的來信中重述你們提出希望同我黨共同討論有關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五日來信中的所謂“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和政治被扣者之“六個條件”和“出國”問題。

對於你們超過兩個星期後給我黨的覆信，對我黨所提出的問題採取那種迴避問題的態度，我們感到非常驚奇。

關於“六個條件”和“出國”問題

有關這些問題，正如我黨在第一次致給你們覆函時所提出的(一)、(二)、(三)、(四)、(五)、(六)項問題，我們要向你們指出的，對於這些問題，我黨都已得到了證實。

請問你們對我黨所提出的這幾項問題是否要作任何補充或解釋嗎？假如有請迅速覆信，不要遲延！

關於“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問題

有關這個問題，我黨已在上回的覆信中希望你們對有關問題作出澄清。但是使我們感到非常驚奇的是，你們中委會選擇了繼續保持沉默和依然迴避對有關問題的澄清。

我們還是懇切希望你們迅速地對我黨提出的二項問題給予明確的答覆。在得到你們的答覆後我們將同你們進行聯系。

星加坡人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 啓

一九六九年九月廿四日

社陣一九六九年九月廿日函

新加坡人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親愛的主席／秘書同志：

你們好！

我們黨已經接到了貴黨九月廿四日的來函。研究了貴黨的來函，我們再一次感到驚奇。

在此，我們黨願再誠懇地希望同貴黨共同協商、討論我們黨八月廿五日致給貴黨函中所提及的我們已經提出了看法和態度的各項問題，並要求貴黨能夠選定我們兩黨適合的時間進行談商。

關於貴黨所要了解的問題，我們黨擬在我們兩黨會談中同貴黨進行談商。

此 致

社督主義敬禮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線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六九年九月廿日 謹啓

李光耀傀儡政權擴軍备战 邓 有

最近，中四畢業生的出路問題引起社會公眾的注意。根據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公佈，這次中四與考生有九千九百七十八人，會考不及格的近四十巴仙，即近四千人，考到第三等的有二千多人，這些會考不及格與考獲第三等文憑的學生，即不能升高中，在這入浮於社會裏，就業更是難如登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生（男生）有不少都在傀儡政權抽兵的年限，即使有門路，一般老板也不願意聘請，因為請了他們，老板得每月付六十元給當局，作為他們缺勤去受“軍訓”的津貼。沒有做工老板還要倒貼錢，當然不請囉。這就造成這批中四畢業生走投無路了！萬惡的李光耀傀儡政權則趁這個時機，通令這批學生去受全日的“軍訓”！充當傀儡兵！接受反動的軍事訓練！

李光耀傀儡政權目前正在積極擴軍備戰。遠的不談，單就美帝國主義的第二流劊子手艾克紐最近到我國——馬來亞（包括星加坡）進行戰爭活動，與李光耀傀儡集團秘密開會，以及所作的種種的透露，人們就看得非常清楚，美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拉攏李光耀傀儡集團與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為它的「亞洲新政策」效勞，為它的反共反中國、反人民、反革命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充當打手的角色。在密謀中，美帝國主義表示要支持李光耀集團維持三巴旺海軍基地。他們也

表示美帝國主義與李光耀傀儡集團對傀儡政權的「前途」與「太平洋區的前途」之「意見與願望是一致的」。本月十九日，李光耀傀儡在一次演講中就公開表露，要努力建立軍事實力，「對五國聯防」作出真正的貢獻。事實正是這樣，在英美帝國主義主子的指使下，李光耀傀儡集團已與拉赫曼—拉查克傀儡集團加強軍事上的聯合，鎮壓馬來亞的武裝鬥爭，它們已決定在北海成立空軍指揮總部；李光耀傀儡集團正陰謀派遣星加坡被強征來的兵員，以到馬來半島，進行森林戰訓練為名，到馬來半島為反革命的戰爭部署出力！這是李光耀傀儡政權反革命、反人民的一個極其嚴重的步驟。今天，李光耀傀儡政權極力強征中四畢業生去當傀儡軍正是為了反革命戰爭的需要。

李光耀傀儡集團為美英帝國主義強征人民子弟充當炮灰的行徑已經遭到人民的強烈反對。愈來愈多人看清了李光耀傀儡政權擴軍備戰的陰謀，愈來愈多人譴責和反對傀儡政權的反人民、反革命罪行。李光耀傀儡集團把自己綁上美帝國主義的戰車上，終將隨著美帝國主義的失敗而被人民革命鬥爭所埋葬！

續上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光輝的廿年

正當全黨全國為克服困難而艱苦奮鬥的時候，大叛徒劉少奇及其同伙在幹些什麼呢？他們以為天快要塌下來了，神州快要陸沉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時機到來了，主帥劉少奇又破門而出來了，他叫囂：中國的經濟臨近了崩潰的邊緣，目前「不是大好形勢」，「經濟失調」，「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工農聯盟發生了很尖銳的矛盾」；並且別有用心地煽動說：現在農民的心情「不舒暢」工人的心情「不舒暢」幹部的心情「也不會舒暢」，等等。他還大聲叫囂：「要有反對派，人民中間也好，黨內也好，要有公開的反對派」。他鼓吹「三自一包」，大刮單幹風，公開對資本主義開綠燈，還說：「不要怕資本主義泛濫」。

美蔣反動派的御用工人，資產階級的司令部的座上客吳晗，首先被掛上陣，大喊大叫，與「海瑞罷官」為彭德懷翻案，向黨、向社會主義、向三面紅旗進攻，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小齊目如彭真、陸定一、周揚等人以及臭名遠揚的「三家村」狐群狗黨，也鼓噪而起，向黨向社會主義發起了進攻。在劉少奇的大力支持和鼓勵之下，彭德懷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拋出了一個洋洋八萬言的「鄧家書」。在這個翻案書里，他再次惡毒地攻擊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攻擊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同劉少奇之流一唱一和。

在這關鍵性的時刻，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秋，親自主持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在會上，毛主席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全國人民在毛主席關於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偉大理論的指引下，奮起迎戰，對資產階級司令部挑起的這場進攻予以迎頭痛擊。

任何反動的階級和政治勢力，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決心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份子，對劉少奇一伙的復辟活動，已經忍耐不住了，一場階級大搏鬥是不可避免的。

當代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豐富的歷史經驗，針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陰謀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事實，親自發動和領導億萬革命群眾展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親自抓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稱「海瑞」。毛主席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不僅打中了「海瑞罷官」的要害，而且也打中了整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害。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海瑞罷官」打開了一個缺口，揪出了「三家村」的後台老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彭真，揪出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親自制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把鬥爭矛頭指向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這份偉大的歷史文件中，毛主席指出：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毛主席揭露的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正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和以他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揭開了劉少奇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蓋子。那時，慌了手腳的劉少奇集團慌忙拋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殘酷地鎮壓青年學生的革命運動。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打垮了劉少奇鎮壓革命青少年的罪惡陰謀。毛主席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一綱領性文件。

正當劉少奇叛徒集團的黑手伸向勇敢起來造走資派的反的紅衛兵時，毛主席及時地抓住了劉少奇一伙人的黑手，制止了他們的反革命罪行。毛主席在給紅衛兵的信中指出：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支持。」接着，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八次接見了來自全國的一千三百萬紅衛兵和其他革命群眾，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鬥志。

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如暴風驟雨捲全國，烈火燎原，萬炮齊鳴，「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口號響徹全國。

在劉少奇垮台以後，劉少奇修正主義集團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斷地玩弄各種政治陰謀，大刮經濟主義陰風，拋出了「打倒一切」的形「左」實右的口號，妄圖打擊一大片，保護他們一小撮，把水搞混，蒙混過關。他們還分裂革命群眾，拉一批，打一批，煽動工人農民脫離生產崗位，破壞國民經濟。

經過了幾次的曲折和反復，在廣大群眾進一步懂得了政權的重要性：劉少奇一伙所以能幹壞事，主要是因為他們竊取了無產階級在許多單位和地方的權力，革命群眾所以受壓，主要是因為那里的權力不在無產階級手里。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上海市委和人委（人民委員會）中走資派的權力。

（待續）



長

夜

翻江

黑夜已經來到了大地。

它用一大片黑幕，要把整個大地遮蔽，讓人們在黑暗里摸索，在寒冷中發抖。雖然遠處有點點分不出是星光還是燈光，但黑暗還是盡力來把大地塗黑……

生叔把腳車擱在門前走廊，拖着沉重的脚步把門推開。那扇漆斑點破舊的門，又被推了回來。「伊呀！」一聲像年老的人被巨大的壓力迫得只好從心底深處發出重重的嘆息。

桌上的煤油燈無力地閃着暗淡的亮光，生叔把披在肩上的背心往桌上一丟，就赤膊着上身一屁股坐在椅上，低垂着頭，瞪着地上的硬土（註1），一動也不動，像被釘在椅上一般。

「亞海的爸，你回來了？」生婦從里面走出來，一邊將手上的水珠往身上揩。暗黃的燈光照到她的臉上，使本來沒有血色的臉更加蒼白。

「噫！」生叔無精打彩的應了一聲。

「怎麼，你上次說的什麼准證，批准了嗎？」生婦倒了一杯茶，放在生叔面前，關心地問。

生叔抬起頭，望着生婦，沉默了好一會，才說：「批准又有屁用！六個月，轉眼又到期！」

「唉，我們窮人的命真苦！」生婦呆了一會，無可奈何地走進里面去了。

生叔慢慢地吮着清茶，冰冷的茶水一直冷到他的心頭。

他出生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家庭，小學還沒唸完，便到一間雜貨店學工，起初學煮飯，每次都挨罵挨打。

店里老板吃飯要軟的，頭手却要吃較硬的飯，飯煮得硬些，老板敲他的頭，煮得軟些，頭手給他一個耳光，真叫他左右為難……從前的苦也說不盡啦！

後來，在「廣和棧」什貨鋪扛米包，搬箱頭，一做就做了十多年，流盡血汗，頭髮漸漸白了，老板也越看越不順眼，就像一棵老樹擋在他的面前，不把它拔掉，就不能更快的到達發財富貴的路一樣。

可不是嗎？有一次，他背了一包米從樓下到五樓廚房（那是新張的百貨公司，電梯還沒建好），回到店里透一口大氣時，剛好老板走過，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老啦，不中用了！」這句話像一支針深深地刺進生叔心里，好久，好久，還感到痛楚呢！

可是，現在，臭老板還沒把他掉，反動政權的黑手却要奪去他要工作，求生存的基本權利。

「哼！」生叔越想越氣，忍不住拍起桌子：「媽的，這是怎樣的社會呀！難道連一碗飯也不讓我吃嗎？」

六歲的亞海手捧着剛買回來，準備明天吃的麵包，給父親的怒容嚇呆了，好半響才躊躇着走進來，把麵包擱在桌上，喊了一聲：「爸爸！」

生叔摸着亞海的頭，心里一片茫然，還有六個月，他和他的孩子們要餓肚皮了，怎辦才好呢？

忽然包麵包的舊報子的一個標題，把他的眼光吸住了：「亞都拉曼呼吁人民，馬來亞人民永不會挨餓，假如沒有工作，只要去河邊釣魚，等他一天半天，又會有飯吃！」

「放屁！」憤怒的生叔把報子撕得粉碎，使剛踏進門檻的隔壁的亞牛叔愣了一下。

「亞生哥，生什麼氣呀？有事慢慢商量！」

「哈，亞牛哥，你看好笑不好笑，我們飯碗打破，倒不會挨餓呢！」

「為什麼呀？」

「你看，」生叔把剛才撕碎的報子拾起，想填成原來的給牛叔看，可是，找來找去老找不到。

「什麼大新聞呀？」亞牛叔也幫忙拾起來。

「算了，去他媽的！」生叔把報紙捏成一團，丟到門口的陰溝去。

「我說他們走狗那里會知道我們窮人的痛苦！亞都拉曼這個傢伙竟然說，人民是不會挨餓的，誰要餓肚皮，不妨去河邊坐坐，釣釣魚，晚上又有飯吃啦！」

「哼，簡直豈有此理！他肚飽那知肚餓人呢！我地吊頸吊總以為是打秋千！」牛叔不禁把頭搖，好像又想起什麼似的：「對了，亞生哥，你的工作准證來了沒有？」

「來了又有什麼用，六個月！」

「我看你還是改行做點小本生意，反正他們沒有禁止我們做生意！」

「唉，亞牛哥，你我做鄰居都有十多年了，你還不知道我的底？我三餐都吃不飽，來這麼多，就得去這麼多，你估到我會生錢？做生意，做鬼做馬！」

「這樣，難道叫大家餓死？」

「哼，不餓死，也要餓到半條命囉！」

「全馬像你這樣也有幾十萬人呀，亞生哥，我看好戲在後頭！」

「狗急跳牆，人急就要造反！」生叔忽然想起什麼似的：「我們的毛伯（註2）有一句話說得真對：『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拉曼這批蠢人，總有一天會完蛋的！」

「就是不知北方打得怎樣了？」

「我們日盼夜盼，就盼共產黨快些來，早一天來，我們就早一天翻身解放！」

「假如來了，我也去參加解放軍，扛槍打走狗，就不知還要不要我這把老骨頭？」

「我也要參加！」亞海搶着說。

「好！亞海真有志氣！」牛叔不禁把亞海舉起半天高，舞弄一會，才放下來……

「我收到了！我收到了！」亞清捧着收音機，從外面闖進來，折斷了他們的談話。

「什麼好消息呀？亞清！」生叔和牛叔異口同聲地問。亞清是華伯的小兒子，活潑、剛強，平時總是「啊、啊、啊」，現在顯得興高彩烈，叫人恨不得早些知道是怎麼回事，可以分一些快樂。

「噓：你們聽！你們聽！」

大家都靜了下來。一個清脆有力的聲音在耳膜震蕩。

「……華語廣播的時間第一次早上六點十五分到六點四十五分，第二次晚上七點十五分到七點四十五分……同胞們，同志們，再見！」……

「這是那里的電台呀？」生叔接過收音機，靠近煤油燈，仔細地看上面的波道表。

「是不是北京的呀？」牛叔拍着亞清的肩膀焦急地問。

（轉入第八版）

英加星，星！

反革命武裝力量

據星島偽財政部透露，英國答應撥五千八百萬元供偽國防開支用，這筆軍援主要用在購買巡邏艇、獵人式戰鬥機、噴射式飛行人員訓練機、血狼飛彈及用在飛行人員的訓練工作上。這充份地暴露英帝正在積極武裝李光耀傀儡集團。其實說穿了，這是英帝加強馬來亞（包括星島）反革命武裝力量的一種部署，不過借着「援助」之名進行，企圖騙與輪船了。

偽防長高喊要擴軍

一月廿日，在星島，偽防長林金山惡狠狠地宣佈，偽政權將對「

適齡服役青年學生申請緩役問題，採取較嚴格的政策」，說「這是因為偽軍隊要更多的人力」，他還透露，「在星島，每年受征召服役的青年約有二萬名」，這就公然地顯示李光耀傀儡集團加緊擴軍，強迫青年學生充當炮灰，為帝國主義鎮壓革命服務的丑惡面目。

李光耀傀儡反工人的叫囂

李光耀傀儡在一月廿四日狂妄叫囂，偽政權要「全力以赴，保持社會安定」，來「促進工業」，這是露骨地向工人階級恫嚇，要用全部力量強迫工人乖乖充當外國壟斷資本家的牛馬，不容許絲毫的不滿和反抗——即所謂「不安定」！看，李光耀傀儡反工人的嘴臉是何等猙獰啊！

拉赫曼的叫囂無濟於事

最近，拉赫曼傀儡叫囂要封閉

在馬來半島的勞工黨和人民黨。這是拉赫曼傀儡政權實行法西斯軍事統治後，覺得仍然無法遮飾本身的虛弱，便又向人民發出獨裁的恫嚇，妄圖為被馬來亞解放軍打得威風掃地的「憲法」貼上「威嚴」，那是無濟於事的。其實，自「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事件後，拉赫曼—拉查克傀儡政權對馬來亞革命人民已進行了空前的血腥鎮壓，但革命力量並不因此被壓倒，相反，人民更看穿了「議會」的偽「民主」，武裝革命鬥爭更勝利地開展了。傀儡政權封閉政黨，又怎能阻擋得了革命洪流滾滾向前呢？

重要勘正

上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光輝的廿年〕一文中第四版第廿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應更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

（接自第七版）

「不是，這是我們自己的電台！」亞清大聲地說，好像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似的。

「我們自己的電台？」生叔向牛叔看一眼，牛叔正好也把茫然的眼光投過來。

「是啊，我們馬來亞人民從昨天開始已經有了自己的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

「唉呀，為什麼你不早告訴我們，讓我們也收聽收聽！」

「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剛才找了老半天，好不容易給我摸到，但已經快結束了，明天大清早還有廣播，我一定要準時收聽！」亞清高興地說，和他第一次接到毛主席徽章時一樣高興。

「是不是？亞牛叔，我說快要來就快要來，你看解放軍的力量不是越來越大了嗎？」

「是啊，共產黨真正好！」

小屋子充滿了歡欣興奮的氣氛，把剛才的低沉、憂鬱掃得一乾二淨，就像北方的槍聲就要來到，像金紅的太陽就要升起，大家都準備去迎接一樣。

長夜的黑幕雖然要遮住整個大地，但紅太陽金色的光芒一定會把黑幕刺破，把光和熱賜給在黑暗中摸索飢寒交迫的人們！

〔註1〕硬土，一些窮苦人家，家里的土地沒有水門汀，只是把泥土弄破算了。

〔註2〕毛伯是客家人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尊稱，意思是毛伯伯。

真理在哪里？

最近，因為陣綫報上刊登了一些宣傳「重歸統一」錯誤路線的文字，以致引起一些地方售報同志的抵制，一些群眾一時不易看到陣綫報，對於抵制行動，我們暫且不置評。但群眾都關心為什麼會有抵制行動，過去不是賣得好好？一問之下，原來是有貫徹所謂「重歸統一」的文字。這一期（第三六七期）由於沒有所謂「重歸統一」的論調，於是這一帶群眾又都準時買到陣綫報了。原來抵制之因，關鍵在沒有「重歸統一」論調。但照社陣領導人的說法，那些抵制陣綫報的同志，是「壓制真理」、阻碍「真理傳達到群眾中去」。奇怪，沒有「重歸統一」論調的陣綫報，我們這一帶群眾可以買到，單單有「重歸統一」論調的陣綫報因抵制買不到，這是說「真理」在「重歸統一」問題上？不然，一路來售賣沒有「重歸統一」論調的陣綫報，是不是宣傳真理？是不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可見那些一路來售賣沒有「重歸統一」論調的陣綫報的左翼干部是維護、宣傳真理的，而真理不在所謂「重歸統一」問題上！但他們又被社陣領導人指為「壓制真理」，（當然是指在所謂「重歸統一」問題上）一貫擁護和宣傳真理，却又被指為「壓制真理」，這是什麼邏輯？這正是形而上學，不聯系實際，不看事物本質的邏輯！而這裏，也反映了堅持所謂「重歸統一」的人，根本沒有把自己的錯誤觀點和確實是真理的無產階級政權所宣佈的政策觀點對照，檢查檢查，還要頑固下去，甚至妄圖把所謂「重歸統一」也當作真理了！因為真理是不可反動的。這又是一種詭辯的伎倆。

真統一